

随笔

我与席慕蓉

鲍尔吉·原野

名满海内外的著名诗人席慕蓉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。

席慕蓉老师是一个古典的人,我觉得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已经能够影响到两代半人了,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一直到九零后零零后,跨度非常大。

我说她是古典的人,是因为她是以艺术为生命的大家。她是一位油画家,她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。她画了好多画,但她的诗歌影响整个华文世界,这是了不起的。

我给她起的外号是席霞客,明朝有个著名的旅行家叫徐霞客。席霞客老师几乎每年都要到内蒙古,到牧区去听歌,去看遗址,记录她的情感,在这一点上,我觉得席老师非常值得赞颂,她把她的心肠放到牧区的河水里去淘洗,然后让自己的心肠有一股完全的蒙古高原的气息,再用这副心肠来写作,而不仅仅去找一些故事铺陈。现在有一些作家,从新闻里找离奇的故事,还有一些作家去看大量的外国电影找灵感。有时候,我见到一些作家朋友,他们会说你上次给我讲的故事,我已经写到文章里了,他觉得这是个礼物,要送给我,我觉得特别可笑,那你自己对生活没有感觉吗?你枯竭到这个程度,为什么还要去写作呢?

报纸上有一句话叫“扎根大地”,还有一个词叫“深扎”——这是一个新近创造的文化名词,席老师一直在“深扎”。她写的东西你能听得出里面有风声,有河水的声音。而且她在尽最大的能力在反映蒙古高原的历史,反映我们的祖先面容。

席老师是我的朋友,但首先是我的老师,她对我多有鼓励,我更多地跟她学习到一些纯粹的、没有功利性的东西,她对于蒙古族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。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的民族也有挚爱,我觉得这是不用说的一件事,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我。席老师常常会寄给我一些她的新作品集,看她作品集的时候,我就想起她非常爽朗的声音。她讲她的见闻,我觉得席老师很了不起,她真是不知老之将至。当然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的生理年龄,但是席老师到牧区之后,她已经回到了童年时代,回到了儿童时期。

席老师的一生特别幸福,因为她有非常敏锐的采集美的这么一个能力,这个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,一万个人里边也许连一个人都摊不上。因为她有这个敏锐的对于美的采集能力,所以她吸收了很多的美,并且陶醉其中,我觉得这是可以定义人生幸福的一个标准,要不然我们还怎么来谈论幸福呢?

从席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如何获得幸福,幸福一定跟天地有关,而不仅仅跟你自己有关,不仅仅跟金钱有关。那么跟天地有关,并不是说你要去到大自然当中旅游,而在乎你的心地能不能跟天地接上,这就像充电器跟手机之间的关系,你充不上电,你只好焦虑,在把手机用到最小一格之后苟延残喘,那就谈不上幸福了,幸福和你没有关系。

席老师不光是画、诗歌和散文写得好,她最打动我的是她的那种仪态、她的那种心理、那种朴素,她在美和幸福面前永远把持着自己的那种心态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1944年夏收过后,乔眼村的三个孩子结伴走出谭坪塬,渐行渐远的身形把背后不舍的目光拖得很长很长,阳光投下的阴影如命运,一路尾随。

于家的望仓最大,16岁。李家的怀娃最小,才14岁。乔家的鸿儒,也就是我爷爷,那年15岁。

三人的家道都还算殷实,因此都有书读。1938年临汾失守,日本鬼子从谭坪塬最东边的制高点岭上,沿神疙瘩、谭坪村一路打到黄河边,与对岸卫立煌的国民党中央军、北边吉县的二战区部队沿着吕梁山脉你来我往地拉锯。三个孩子随学校东躲西藏,将就熬完了高小。毕业了,不知深浅的少年想都没想,说个走便是背井离乡。从此前途茫茫,归期渺渺,爹娘老子纵是牵挂,却连个死活的音讯都没处问詢。

而三个后生的运气,竟无一例外地欠佳。一到吉县就换上了二战区的军装,我爷爷进军校学炮兵,屁股还没坐热,日本鬼子投降了,于是跟着二战区回太原打起了内战。汾孝战役,参战的阎军被王震和陈赓两家围起来一顿好打,我爷爷带着他的炮营放下武器,领了路费,光杆一条回到谭坪塬。回来正赶上土改,谭坪塬解放了,想跟工作队南下,却被他爷爷泼上命拦住——再一次生离也许真的就是死别,说啥也不行,除非先要了我这老命。于是在附近煤矿当了工人,几年后升到县手工业局当头儿。1960年再次到太原坐牢,5年后又一次回到谭坪塬继续13年的监外刑期。然后是平反、恢复工作、得癌症、离休、死。

其他两人的遭遇我是听说的。李家的怀娃最终下落不明,据说太原解放前有人在城里见过他,想必是死于太原战役。望仓再次出现在塬上,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年,他打新疆来。有人说他参加过远征军,对此我深疑不信。且不说二战区并未派兵出国作战,即便有,即便望仓就在其中,即便他1944年穿上军装就奔缅甸,估计连云南都到不了,远征军的仗就打完了。最大的可能是,他的部队

也起义了,或是他自己被俘了,但没有领路费而是换了军装,跟着晋绥部队一路打到新疆。最后一次听人说起望仓,是那年爷爷大病住院,正好他从新疆回来。那应该是他们的最后一面,还在乡宁电影院门前拍了照片。不知是否聊起当年的怀娃,也许吧。

人世如江河浩荡,每一朵浪花的身世都是无解之谜。比如望仓和怀娃的故事,自己带来,又被自己带走。其间纵有千种委婉、万般曲折,一旦花落随流水,便如折戟沉沙再无消息。而时间就像塬上的风,裹挟着四季风沙,不断掩盖着各个现场,直到他们曾经顽强的足迹最终消弭于无形。

那些年,我曾像一个好奇的窃贼,奋力潜入时间隐秘的年轮,打捞他们沉没在水底的命运,复原那些被风吹散的逻辑。比如怀娃、望仓和我爷爷他们。长大后读的书多了,才知道抗战开始那会儿,一一五师打完平型关就到了晋西南,还有决死二纵队和新军政治保卫旅,北方局、八路军总部、晋西南省委,那时都在乡宁周边活动,但后来都走了。一一五师去了山东,总部和北方局从吕梁转移到太行,1940年晋西事变,决死队和晋西南省委也撤走了。我爷爷他们要革命,只有两条路可走:要么从吕梁山的南头一直走到北头,沿着壶口和碛口,过了临县才是八路军的地盘。要么从山西的最西头走到最东头,到汾河和同蒲路另一边的太行山。毕竟十四五六岁的少年,两条路都远在天边。

那时的三个少年,如今已不在人间,而1944年的场景时时如在眼前:夏收时节的谭坪塬,放眼一片翠绿和金黄,三个孩子出了乔眼村,往东过了西庄和东庄,再往前就是神疙瘩,那天日头毒辣,晒蔫了炮楼上的膏药旗,但日本兵黑洞洞的枪口,仍像毒蛇吐出的信子,在太阳下发着刺目的凶光。东去岭上的大路太冒险,他们转头向北,出谭坪塬,下南塬坡,过宽井河,一路翻沟过峁,消失在吉县塬的梁畔上。

如影相随的命运,像一个喝醉酒的邮差,不知道手中的信从哪里发出,又将发向何处。

乡愁

三个后生

乔傲龙

品鉴

述说

王亚中

如果说李薇画油画《盛夏》看似是一幅直观的表达作品,毋宁说她是采用意趋形的陈述轨迹述说的佳作。

艺术陈述有两种路径,一是传统的先形后色,二是以意趋形的现当代的思考路径。意在笔先,这也是传统作画介入路径,而现当代制作油画,更是无法完全避开这一传统经典模式,但在写实与写意中选择的话,现当代作画路径更趋于艺者提取现实意象元素为主导,在放飞自我之观察体会时,应用超越现实本体的呈现状态,将形融于意的传达中提升形的变

异,将形变为一种音色符合。也许很多形的呈现并非直观所述,可能更是艺者对作品主题的变异述说,或偶发的心神荡漾与提示。

《盛夏》生成于盛夏尾声,明显道出了作者对于盛夏的回望与诠释。她有春风般的呼吸,更有秋果样的坚信,一抹春绿般的舞姿述说着大自然的奇妙与神韵。常规的花朵描绘与审视在作者的画语中传递着绿色的执着和奉献,使观者的审视角度与遐想发生了质的变化,或在花语的音符节奏中深情地记录并传达着大自然的交响。



油画《盛夏》 李薇画 作

人物

转村进户

3人一整夜睡醒醒终于熬到天亮。小王用电锅煮了几袋方便面。杨河芬决定今天继续转村。转村的目的是找事干,没人给你布置事情,事情得靠工作队自己来找。工作队要找出、找准扶贫工作的突破口。第一步该干什么?第一步要干什么?

转村是盲目的,事前并不知道要做什么,所以说转村没有准确目的和目标,但是转村是要找出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的,至于是什么具体问题转村前并不知道,所以也是为目的和目标的。杨河芬准备转村,目的和目标是看看能不能给村子做点什么事,能不能给贫困村民做点什么事,所以转村的笼统任务是走近村

民、了解村情,了解村容村貌及公共设施、公共场所、入村道路等情况。为什么要转村,是因为就目前来说,杨河芬和工作队员对这个村子的认知还是肤浅的。认知肤浅就不可能开展好工作。想要做好工作,必须对情况了解,而且了解得越深,工作就会做得越到位,遇到了问题也会得到更好的解决。

杨河芬了解到真实、详细的村情,立马就想到转村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当然是一种创新式的方法。农村工作复杂多样,一个村子一种情况,没有一定之规,没有人会教你怎样去开展工作。怎样做农村工作,全靠自己去找路子想办法。但这种方法其实又是杨河芬极为熟悉的。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25

蒋蒋
京的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这似乎很矛盾,但对杨河芬来说并不矛盾。当这种想法在脑海里跳出时,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。

他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母亲在他小时候总是领着他到村里各家去串门。母亲和这家那家聊天,一边做着些缝补袜子、纳鞋垫、织毛衣等针线活。她们会聊很多话题,想到什么就聊什么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16

赵树义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上午10时许,各地驰援的挖掘机、铲车、装载机、吊车陆续进入作业现场,时刻准备兵团作战。

先贯通东西,再拓宽南北,分指挥部一声令下,雨线岭东、西、中三个战场顿时车轮滚滚,飞沙走石,尘土飞扬着流沙般卷上车窗,又流水般滑落。清明时节,天冷风大。现场临时搭建的帐

篷风中瑟瑟发抖,帐篷外压着几十块大石头,才扯住帐篷一角。各工地紧张有序,齐头并进,拼命抢速度,拼命抢时间,拼命与火蛇赛跑,机器轰鸣声、树木倾倒声和风声、人声搅拌在一起,粗砺如砂石,似要把雨线岭掀翻在地。

晚10时许,隔离带在“嘀嗒嘀嗒”的钟表声和“吧嗒吧嗒”的汗水中全线贯通!最宽处一公里、平均宽度500米、山脊平均宽度超过50米,隔离带与乔庄线、景阳线、222省道成功合围,铁桶一般锁住火龙北蹿之路。而这时,离大规模开工仅十个小时!

凌晨,解放军战士开拔到雨线岭,点烧开始。所谓点烧,便是将雨线岭以南林下杂草点燃,鼓风

机吹着小火一路向南,以火攻火,在大火到来之前,把它“续航”的燃料消耗殆尽!战士冲锋在前,千群保障在后,那一幕,仿佛回到久远的战争年代。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重演,每次上演又各不相同。夜空被火光照亮,每张脸,每张白胖或黑瘦的脸,每张沧桑或年轻的脸,每张熟悉或不熟悉的脸,不管党政军民,不管烟熏火燎,不管落满泥土、灰烬,不管口干舌燥、睁不开眼睛,都写满疲惫,都无怨无悔……点烧持续到次日下午,各路大军人疲马乏,分指挥部却不敢大意,旋即沿山梁开挖大小蓄水池42个,投放水壶1.5万个,布好水龙,严阵以待。4月4日,沁源境内明火全部扑灭。

纪实